

# 江河不洗今古恨

肖复兴

电影《一九四二》由这样四部分组成：一是以老东家为首的难民；一是美国记者白修德；一是蒋介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等代表的官府；一是日本侵略者。主线是难民，除白修德和难民有些许的交织，其余基本都是平行线。这真的是一部难以拍摄的影片，没有传统的情节线，没有绝对的主角，主角是“一九四二”那场震撼人心的灾难。

好就好在没有主角，没有交织。它让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更让戏有了真正意义上宏大叙事的演绎，变得如此厚重，无须添加任何人物与情节之轻。看了一半的时候，我想，如果电影只剩下老东家这类难民的故事（诸如卖老婆卖孩子、死于开水汤锅和刺刀下以及玩具风车等很多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其余都作为背景处理，会成为什么样的情景？我的回答是，会和眼下的其他电影没什么两样。好就好在有了白修德、蒋介石、李培基，和一系列看似走马灯来去匆匆、春来秋去不相关、花开花落不间断的其他人物，他们使那场灾难不仅沉重，更融有中国特色而具有了复杂性、残酷性和惯性以及和现实的相关性。影片让历史不再只是尘埋网封的老照片，而变得可触可摸，含泪带血，有了自己心理谱线，有了一面多少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容颜与性格的镜子。这部电影，不仅在题材方面有了开拓意义，同时在艺术的探索方面也寻找到了新的路径。我看到了它的气魄、勇气和难得的真诚。

曾有人说这部电影因缺少更严酷的残忍度，以及难民的过于有序和温情，降低了电影真实的力度。但是，我要说，这样的批评多少有些苛刻。看看周围已经和正在放映的电影，不是秉承着大导演、大制作的大片路线，就是一锅烩式的全明星走马灯演绎的历史大题材；要不就是充满东施效颦的浅薄的先锋式样、取悦观众的高笑式样、明目张胆的商业广告式样，导致艺术片不像艺术片，生活片不像生活片，历史片不像历史片，而成为四不像，只是急功近利地在国内院线匆忙地昙花一现，或在国际影展中走秀般地挂角一将，难接地气，缺少与历史和现实衔接的烟火气，更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真知灼见的批判勇气、锐气和灵气。

难能可贵的是，《一九四二》有这样的勇气、锐气和灵气。面对沉甸甸的甚至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它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揭伤疤总比鲜花难得多。1942年的记忆，存在逝去的那段岁月那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那样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即时性地投向充满利益交换和诱惑的眼皮底下与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面对那一段哪怕再残酷并令我们自己羞愧的历史与现实，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这能力，不仅属于艺术，更属于思想。

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这个饥荒、残酷、屈辱的1942年。它的意义，便不亚于1945、1949或1966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年份。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雨果著名的《九三年》。它的意义，便是同样有勇气有能力为我们铭刻并再现了那段最具有意义的历史，让那段历史成为了艺术的经典。



《一九四二》海报

有人说，作为当今国内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冯小刚不管拍什么，观众都会心甘情愿掏腰包进电影院看。但无论如何，这部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一九四二》绝对是一部在题材上不讨喜的电影。

《一九四二》是这个贺岁档的启幕之作，但不同于常规的贺岁片，它既不“卖笑”，也不“喜庆”，是冯小刚所有作品中最严肃、最沉重的一部。在灰色的画面与节制的叙事里，《一九四二》冷静地再现了一段许多人并不熟知的饥荒史。那段来自1942年中原大地的惨痛记忆，凝结了国难天灾共同造就的沉甸甸的悲恸。在电影市场上各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好莱坞超级英雄和国产影片的轻盈叙事之间，应该说，冯小刚对这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选择是极具勇气且值得敬佩的，这其中深埋着一个成熟的电影导演对国家历史与民族命运的追寻与叩问。

姜文曾说，观众喜欢冯小刚，或许是因为他的电影“特别暖”。的确，即使在这部惨痛得令人目不忍睹的电影里，冯氏风格的“暖”也仍然贯穿其中。饥饿面前，虔诚的传教士小安动摇了对主的信仰，命如草芥的老百姓开始卖儿卖女，清高自负的财主女儿甘愿委身成了青楼小姐，狗吃人、人吃人的景象也不时在画面与言语中出现……现实社会里种种看似不容挑衅的价值观，在人的生存本能面前都变得脆弱不堪。但哀鸿遍野中，属于善与信的那一抹微光也仍然没有泯灭——当把自己卖作他人妇的花枝把自己“更圆固些”的棉裤换给栓柱，当原本怯懦愚钝的栓柱为了孩子的小风车丧命于日寇刀下……影片传递出来的“正能量”足以让人参透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善良。难怪有观众在看完影片后说，这个故事里既能看到人性的黑暗，也能在黑暗中看到最大的希望。

与冯小刚过去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当影片的片尾曲响起，大银幕上开始滚动演职人员名单，观众席没有嬉笑、没有喧哗，人们带着肃穆的神情起身，默默地离开影院。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住这段充满巨大悲恸的历史迎面而来的冲击，这股洞彻心灵的力量穿越波涛汹涌的历史事件本身，直击民族心理最隐秘的地方。

这或许是冯小刚与刘震云在这部影片里埋下的最大的深意——灾难造成的极端环境只是一块沃土，它让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之精神与心理上那点最坚硬的东西在其中发酵、生长，以便让更多中国人思考、寻觅、看清。刘震云说，正是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幽默态度和温暖彼此内心的亲情，让这个民族一代一代倔强地存活下去。透过电影里的苦难，中国人骨子里的豁达与善良显得无比坚韧和生机勃勃，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点。尽管创作者反复强调这是一次没有态度的创作，但在这些善意的微光里，观众已经足以洞见创作者内心的悲悯与柔情。

# 对民族命运的追寻与叩问

刘阳

## 话剧“走出去”

## 考量民族整体实力

苗春

### 中国话剧海外受欢迎

2005年、2007年，著名导演田沁鑫先后为韩国排演她在中国大受好评的话剧《生死场》和《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在韩国连演20场，场场爆满，在韩国用韩国演员演中国原创话剧，取得了极大成功。

孟京辉执导的《恋爱的犀牛》一直是中国青年人崇拜的当代话剧经典，2011年在澳大利亚演出后大受青睐，不仅获得另外3个国外艺术节的邀约，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这部剧的台词有很多北京俚语，反映的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现状和思考，但在出色的翻译帮助下，在澳大利亚演出时的现场反响甚至比国内演出还要热烈。

这些中国话剧在海外受欢迎的情况也许还很少有人了解。曾经，我们的文化输出几乎被简化到只有杂技、武术或者京剧里的武打戏。但现在的情况正在令人欣慰地发生变化。中国的话剧，这种原本是西方舶来的、大多数国外观众理解剧情需要依赖外文字幕的艺术种类，也正在开始大步走向海外。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中心主任李东说，考量我们国家和民族真正的整体实力，话剧能不能推出去，其实被业内人士当作一个微观指标。“只有语言类的节目能推出去，才证明外国人有真正想与我们对话和沟通的需求。这说明他们希望通过话剧这种比较依赖语言、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深层认知我们国民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仅仅想从我们这里获得一种新鲜的感官娱乐。”

### 多种方式促进话剧对外输出

近年来，国家话剧院先后到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50个城市演出，其中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演出13部剧目，共50场；欧美的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8个剧目，25场。“这个绝对数字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多，但是话剧人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确做了长期的准备和持续的努力。”李东说。

近年来，中国话剧对外交流的方式、方法、手段、渠道不断丰富。李东介绍，国家话剧院的对外交流主要有三种形式，首先是文化部外联局的外派，比如伦敦奥运前举办的全球莎士比亚剧目演出，“国话作为华语圈唯一的代表，非常争气，演出的《理查三世》很受青睐。有外国艺术节的总监专门找到我们说，他非常希望看到中国除了杂技、武术之外的语言类艺术形式。”

除了文化部外派，国话还主动出击，以艺术节为突破口，架起交流平台。李东说，中国电影最初是以参加外国电影节当做走向世界的首选途径，话剧也可以如此。比如《厕所》、《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恋爱的犀牛》都曾经去外国艺术节上为中国话剧扬名立万。国话还积极参加今秋第十四届上海艺术节，并且做了艺术节最大的展台，请外国艺术节和艺术团体的负责人到展台沟通、讨论等，结果，一举与奥地利萨尔茨堡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节、南非弗里堡艺术节以及英国南岸艺术中心等近30家国际知名艺术节、艺术机构建立了联系，“实际上就是加入了这个圈子。”

此外，去年国家话剧院主持成立了亚洲戏剧人联盟，团结了中国内地北、上、广和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最有影响的话剧院团的负责人。国话已经举办了5届的“国际戏剧季”，也邀请到20多个不同国家剧团来华演出，共计近70场。李东说，现在国话与外国剧团之间的合作，也与以前不同。“过去就是邀请他们来演就行了，现在是双向互动，请他们带两部戏来，我们也带两部戏去。也许这就是在对外交流方面话剧独有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送两出京剧到国外，却没有外国的‘京剧’可以选进来。”

### 还必须有好作品和与国外接轨的运作方式

给话剧对外交流铺好路、架好桥以后，问题反过来了：最终能否“走出去”，首先看我们有没有很好的作品，其次是所有创作和运作方式能否跟国外接轨。国家话剧院的多部作品都是与海外合作制作。即将在台湾公演的《青蛇》，选取了中华民族传统题材，邀请苏格兰国家剧院合作，提供创作人才和技术的支持，以便获得海外观众的认同。为了让外国设计师了解这个故事的文化背景，给予恰当呈现，李东带他们去乌镇、西塘，体验当地风情民俗，看雷峰塔，聊蛇与法海和尚。后来，欧洲艺术家拿出了在李东看来“很有趣”的方案。国话也已经和台湾综艺圈名人王伟忠组建合资公司，开设全民大剧场，联合投资、制作、导演《短波》等剧目。

国家话剧院明年、后年“走出去”的时间表已经排开：《恋爱的犀牛》明年去乌克兰，后年去加拿大；《青蛇》明年在香港艺术节首演，然后参加南非艺术节，2014年去欧洲；《理查三世》明年去台湾，后年去新西兰、乌克兰；《杜甫》明年去台湾地区以及丹麦、以色列；《红玫瑰白玫瑰》明年去法国四城市演出……李东说，“对国话来说，现在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优势，努力多元化，为中国话剧‘走出去’打基础。”他笑道：“‘走出去’不是得瑟，我们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当然并不是完全放在这里，谁会把外面的饭当做家里的饭来吃呢？但是国话已经开启了‘走出去’的门户，再过两三年，整个状况就会有很大不同。”

### 黄彩虹主编《我的第一套海洋科普书》出版

作家、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黄彩虹主编的《我的第一套海洋科普书》近日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海洋科普丛书共10册，分为《人与海洋》、《神奇的海岛》、《海洋探索》、《海底寻宝记》、《恐怖的海洋灾害》、《多姿多彩的海上家园》、《奇妙的海底世界》、《海洋争霸赛》、《拯救我们的海洋》、《“海洋居民”的奇闻趣事》等。丛书以纪实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海洋国土、海洋权益、海洋经济、海洋军事、海洋资源、海洋生态、海洋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沈剑）



## 舞剧《千手观音》已演百场

王慧丽

精益求精，按照“一生二、三生万物”的设计理念特别制作的LED屏幕舞台，将舞台的表演区域与表现环境巧妙融合。整个舞台诗意盎然、美轮美奂。

据悉，舞剧《千手观音》将于2012年12月12日至16日在世纪剧院与北京观众见面，这也是该剧自2011年首演以来，第一次回到北京。



舞剧《千手观音》剧照

## 江西卫视“三宝”怎么“秀”更好

贾珍珍

日前，一个有关各地卫视的“三宝”的段子在微博流传，虽然版本略有不同，但一直广受网友关注：“湖南卫视有三宝：综艺、翻拍嗜好、挖墙脚；浙江卫视有三宝：华少、灭灯转椅、立波骚；安徽卫视有三宝：冲关、大剧营销、盛典造；江西卫视有三宝：调解、民生当道、爱唠叨……”虽然这个段子不乏戏谑味道，也不一定都客观准确，但起码有关江西卫视的“三宝”是确评；从某种程度上，它肯定了江西卫视自办晚间节目带的三大节目：《金牌调解》、《深度观察》和《传奇故事》的成功。江西卫视自我概括的特质为“深立台、软话题、轻娱乐”，而且主攻女性观众。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以“最实在最踏实地传达主流价值的态度”、“不追求浅娱乐的深度”、“以情动人善意表达社会冲突的温度”对话各类社会人。

34个上星卫视，几百个自办栏目共同构筑了中国电视

生态圈，唯有出挑的气质和个性方能闪亮其中。据悉，2012年，江西卫视全天平均收视率稳定在全国前十位，最高排名达到过全国第三。在竞争堪称白热化的晚间时段，江西卫视的《深度观察》、《金牌调解》、《传奇故事》三档关注民生的原创栏目迈进同时段前五，形成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晚间栏目带高收视峰值，被视为电视领域的成功突围。这三档栏目被统一归类为“道德观察类”栏目。讲“道德”是致力于当下社会道德体系的评价和建设，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观察”是面对繁杂的世间万象，不盲从、不媚俗、不人云亦云，有鲜明的观点和深刻的见解，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当很多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段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时候，能在喧嚣的媒体市场中凸显稳健的人文、民生气质，自然会独树一帜。

江西卫视“三宝”的差异化定位为解决电视过度娱乐化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其所观察、所洞悉、所传所奇，令人感动，是用政治的头脑、艺术的手法做节目，经看、耐看，还能解决问题，是真正的“娓娓道来，入脑入心”。

正像业内专家建议的那样，江西卫视应该依托《深度观察》、《金牌调解》、《传奇故事》这三档“三宝”，将自身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民生卫视”。中国社科院传媒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出现哲学上的第一小提琴。”出身革命老区的江西卫视，也应该并且能够做到这样。

